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十四回 古誦七言琴聲復奏 字搜四子酒令新翻

話說蕙芳要春航撫琴，春航道：「少坐一坐。」便目不轉睛的看著蕙芳，蕙芳笑道：「難道你還認不仔細，只管發呆作什麼？」春航笑道：「我看卿旁研側媚，變態百出，如花光露氣，晚日迎風，眼光捉不住，倒越看越不能仔細。」蕙芳啐了一口，立起來把春航的鈕子解開，替他脫下衣裳。春航道：「待我自己來，你那裡慣，不要勞動了。」蕙芳即將衣包解開，取出一件小毛衣裳與他穿了，恰還合身。又叫他換了新靴新帽。蕙芳笑嘻嘻的拿了鏡子，倚著春航一照，映出兩個玉人。春航看鏡中的蕙芳，正如蓮花解語，秋水無塵，便略略點一點頭，回轉臉來，卻好碰著蕙芳的臉，蕙芳把臉一側，起了半邊紅暈。

春航便覺心上一蕩，禁不得一陣異香，直透入鼻孔與心孔裡來。

此心已不能自主，忽急急的轉念道：他是我患難中知己，豈可稍涉邪念，便斂了斂神。蕙芳一笑走開了。春航換了新衣，依然丰姿奕奕，神采飛揚，與從前一樣。

蕙芳坐了，在書案上翻了一翻書，翻著一本詩稿，半真半行的字，有數頁，面上題著《燕臺旅稿》。蕙芳隨手一揭，見是一首七言古詩，題是《惱公》詩，便低低的念起來道：簾鉤戛玉聲玲瓏，櫻桃花映銀絲櫳。

綠雲欹側燕釵墮，年年錦字春機紅。

蕙芳道：「好詩！這派詩是學溫、李的三六體，纖之極。」春航道：「偶一為之，亦只能貌似耳。」蕙芳又念下去道：遠山寸碧雙眉翠，鮫綉半染胭脂淚。

玳瑁梁間燕子飛，鴛鴦瓦上狸奴睡。

蕙芳道：「好工致，韻亦轉得脆，狸奴句勝似燕子，再搭上鴛鴦瓦，更新。」再念道：

飄煙抱月一尺腰，

星眸欲妒春雲嬌。

蕙芳叫一聲「好」又道：「『近行前來百媚生，兀得不引了人魂靈，臨去秋波』，猶未足喻其妙也。」春航道：「光景倒像你。」蕙芳道：「我也配？」又念下去是：玉螭細細盤條脫，金雀雙雙飛步搖。

多情郎似桐花風，日近雲鬟身不動。

軟愛香羅霧縠輕，嬌嫌錦帳銀鉤重。

蕙芳道：「好濃豔工穩。我見猶憐，你是為誰而作？既『日近雲鬟身不動』了，又何必天天上戲園呢？」春航便走過來，輕輕的靠在蕙芳椅背上道：「此人難道算不得戲園中人？從前思近芳澤而不能，如今倒也如願而償了。」蕙芳道：「是誰？是我們班裡的麼？」春航點頭說「是」。蕙芳道：「等我想一想像誰？上二句纖腰抱月，星眸妒雲，非袁瑤卿不足當此二語。下兩句軟愛羅輕，嬌嫌帳重，非金瘦香卻也不稱。是他二人麼？」春航搖搖頭。蕙芳道：「然則是誰呢？」春航道：「還有一人能兼二人之妙，你倒猜不著他。」蕙芳道：「我真猜不著，你老實說了罷。」春航笑道：「我老實說，是個寓言空空的，如果有人像他，就算那人罷了。」蕙芳也不追求，又念道：

畫欄珠箔懸蜻蜓，碧桃一樹開娉婷。

朝朝花下許郎看，只格一扇玻璃屏。

蕙芳便捲卷想了一想道：「好美人，花容月貌。好才子，繡口錦心。懸蜻蜓三字說什麼的，想有典故。」春航道：「李義山詩『曉簾串斷蜻蜓翼，羅屏但有空青色。』」蕙芳道：「這首我見過偶然忘了，看你底下怎樣轉接呢。」又念道：

郎彩桃花比儂面，桃花易見依難見。

妾貌常如月二分，郎心莫學文三變。

蕙芳道：「須得如此一開，底下便生出一番話來。文三變，可是說你變了心麼？」春航道：「是用《藝文序》上：『唐文章無慮三變』的一句。」蕙芳看著春航道：「這麼想來，你也算不得有良心的人。」春航道：「何出此言？」蕙芳道：「他的貌呢也不能常如月二分，你的心自必至文三變了。」春航笑道：「論詩那可以如此認真？便是成死句了。」蕙芳一笑，又念道：

羅幃寂寞真珠房，麝臍龍髓憐餘香。

錦鱗三六難寄，碧簫吹斷雲天長。

蕙芳點頭歎道：「人生世上，離合悲歡，是一定有的。」

又念下去道：

綠繡笙囊掛東壁，無花無言春寂寂。

怨女思彈桑婦箏，宮人愁倚楊妃笛。

蕙芳道：「好巧對。這桑婦箏、楊妃笛實在借對得工巧。上句自然是用的《羅敷陌上桑》了。這楊妃笛，我記得張祜詩『小窗靜院無人見，閒把寧王玉笛吹』；又曾看過《貴妃外傳》：

明皇與兄弟同處，妃子竊寧王玉笛吹之，因此忤旨。可是用這個典故麼？」春航道：「也可算得，但搭不上『宮人愁倚』四字。我是用《集異記》上，帝至蜀，月夜登樓，故貴妃侍者紅桃，歌妃所制《涼州曲》，上御貴妃玉笛倚之，吹罷相視掩泣的事。」蕙芳點頭，又念道：

海棠醉墮蝴蝶飛，柳綿無力情依依。

井底水如妾心意，路旁塵惹君身衣。

蕙芳便覺淒然，作色道：「一往情深，纏綿排側，好個有情人。底下便是結語了。」念道：「翠毛麼風拖紅尾。」蕙芳道：「此句劈空而來，筆勢奇崛，又推開了。鳳有紅尾的麼？」春航道：「溫飛卿詩有『秦王女騎紅尾風。』」蕙芳又念道：「跨風隨郎三萬里。一日香心思百回，閒時又逐爐煙起。」方才念完，只見高品進來道：「好詩！有如此嬌音，方配念這香豔的佳章。但詩中有一句，要改三個字，更覺貼切。」蕙芳走一步，見了道：「昨夜要來請安，你已睡了。」高品笑道：「這麼說，你們已是睡過一夜的了。」蕙芳啐了一口道：「我們昨夜直談到此刻。」高品道：「臉上氣色不像。」春航道：「你說那一句詩要改？」高品道：「『井底水如妾心意』的對句。」蕙芳便又看著下句念道：「『路旁塵惹君身衣』沒有什麼不好。」高品道：「好原好，太空些，不如改做『車前泥染君身衣』，便真切有味。」蕙芳嫣然一笑。春航道：「到你開口，就沒有一句好話。」高品又將春航身上，細細打量了一會道：「我昨日卜了一卦，是：『天風垢，變山風蠱，互水天需。』其爻辭難解得很。」即念道：「『田獲一兔，往遇雨，需於泥。見金夫，遇主於廟，有衣袽，貞吉。』」詳不出來。」

蕙芳卻呆呆的聽著，春航笑道：「你自會卜，倒不會詳。」高品也笑了。

蕙芳要問高品時，見窗外腳步響，有個人影來影去。春航問：「是誰？」聽得咳嗽一聲，應道：「是我，尋高老爺有句話說。」高品聽口聲便道：「妙兮，妙兮。」出來一望，果然是廟裡的唐和尚，問道：「你有什麼話說？」唐和尚便笑嘻嘻的鑽將進來，與春航見了，看見了蕙芳，便合著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原來菩薩降臨，小僧有失迎接，罪過，罪過。怪不得昨晚一夜的祥雲瑞雨，今早佛殿上觀世音旁邊，一尊龍女香菩薩不見了，原來在這裡。」蕙芳也認得這個唐和尚，聽了掩口而笑。去年春航初到京時，也曾眠香訪翠，唐和尚為其拉過皮條，所以也常到裡邊來走走。後來厭他惡俗，不大與他往來了。高品是與他常頑笑的，便把他的帽

子揪下，在他頂上摩了一摩，對著蕙芳說道：「媚香，我出副對，給你對對。」即說道：

「若錐處囊中，穎脫而出。」蕙芳笑了一笑，唐和尚便奪了帽子戴上，便道：「高老爺，你、你、你。」又不說了，嘻嘻笑笑。蕙芳道：「我已對了。」即念道：「如飄浮水面，頂圓而光。」春航、高品都笑說道：「對得好，敏捷且好。」唐和尚笑道：「多謝、多謝，小僧有幸得逢菩薩贊揚，倒沒有說我的像雞巴。」便拉了高品出去，在院子裡講了幾句話，便自去了。高品復又進來，三人同吃了飯。蕙芳要聽春航彈琴，便把琴取了，解了琴囊，放在桌上道：「彈罷！可要焚香？」春航道：「焚香倒是俗套。」高品道：「有了媚香，已經香得簇腦門的了，自然不要焚香。」蕙芳便把高品推過，自己坐在琴桌邊，細細看著春航和弦。高品道：「我是不懂，倒像彈棉匠彈棉花一樣，有甚好聽？」蕙芳道：「你不懂，今日便是對牛彈琴。」恰好遇著高品屬牛，高品一笑道：「請你就把這對牛彈琴對出來。」蕙芳也不去想他，隨口說道：「沒有對。」高品道：「見免放箭。」蕙芳略停一停道：「你們那個李玉林倒屬兔，今年□六歲，你去叫了玉免兒來吧。」春航也要高品去叫玉林，高品也高興，即打發人叫玉林去了。又吩咐備了幾樣菜。

春航和了一會琴，一三兩弦低些收不緊，只得和了個慢商，把一弦三弦各慢徽，再將二四五六七諸弦，仍用五音調法調好。散挑五，名指按□勾三。散挑三，中指按□勾一。彈了幾個《陳搏得道仙翁》。又點了些泛音，彈起《結客少年場》這套琴來。從四弦九徽上泛起，勾二挑六，勾四挑五，琮琮，彈了二□二聲，仍到九徽上泛止，彈的曲文是：

有田磯角，有馬鬣蹄，磯角之田苑其特，鬣蹄之馬隔花嘶。

四句後，便散挑七弦、六弦，勾四弦，挑六弦，勾二弦。

以下便是實音。見他左手大指，在二弦九徽上，揉了兩揉，以下彈了五聲，作一個掐起又三聲，中食兩指撮動四六兩弦，左手大指在六弦九徽上吟著。又彈了五聲，撮動七五兩弦。又彈五演，撮動五三兩弦。又彈五聲，撮動七五兩弦。又彈五演，撮動五三兩弦。共聽得有三□四聲。曲文是：隔花驕馬善識人，骯髒少年意氣真。軟細飛雲履，光明一字巾。緋袍季子劍，風雨馮異新。

是第一段，卻是抑揚頓挫，餘韻悠然。便接彈第二段，是剔七弦托七弦，起頭吟操綽注，便多了來往牽帶，指法入細，有激昂慷慨之態出來。彈到第□聲一撮，□五聲又一撮，到二□三聲卻聽得叮噹的兩聲，作了一個背鎖。甚是好聽。以下又彈了六聲。這段曲文是：大哥輕死，浩氣貫虹日。二哥輕錢財，恐鬼笑什一。小弟輕權勢，王侯不屈膝。

略頓一頓，再彈第三段，是勾一弦，左手中指，注下□三徽起。以下便在□三徽上勾二，勾四。便覺聲音洪大，商中有宮。又彈了幾聲，忽聽得啞啞啞的三聲，在七六五三弦上，彈出一個索鈴來，是最好聽的。以後又聽到第□三聲後，忽七弦上啞鈴鈴的四五聲。作一個短鎖，又將五七兩弦，四六兩弦，撮了四聲，又慢慢的彈了九聲住了。曲文是：

千秋今事業，意氣在少年。二□歲以下，當頭大哥前。三八多一齡，二哥我比肩。白日指天青，酌酒無丁寧。

春航要站起來，蕙芳把手按住春航的手道：「正好聽，快彈下去。」春航道：「彈完了。」蕙芳道：「怎麼這麼快？」

春航道：「這套琴就只三段。」蕙芳道：「太短，再彈長的。」高品笑道：「湘帆，媚香嫌你快，又嫌你短。你總得貼張千嬌百美膏才好。」春航道：「胡說！」蕙芳要去撕高品的嘴，高品便深深作揖道：「寬恕小生這一次罷。」惹得蕙芳倒笑了。蕙芳要春航彈《胡笳□八拍》，又要彈《洞天春曉》，說道：「這兩套我聽蕭靜宜彈得最好，他並有琴蕭合譜。他曾教過我吹簫。」春航道：「《洞天春曉》這套琴卻好，但太長。《胡笳□八拍》沒有什麼意思，於本意不大很合，不如彈一套《水仙操》罷。」又停了一會，再和好了弦，清清冷清的彈起來。這套琴共□二段，指法最細，吟揉綽注，正是一分錯亂不得。

彈到第四五段，恍如見湘靈鼓瑟，馮夷擊鼓；第六七段，恍如見湘娥啼竹，列子御風，嗚嗚咽咽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。真是拔劍斲地，搔首問天，清風瑟瑟，從窗隙中來。蕙芳與高品，都正襟危坐，靜氣斂容的聽著。忽然七弦六徽二分上低了，五弦六徽上高了，四弦九徽上也差了幾分。春航道：「奇了，宮商為何忽亂起來？」高品、蕙芳卻聽不出。春航又把弦和了一和，和不准，即住手問高品：「廟裡有彈琴的人麼？」高品道：「胡琴或者和尚會拉，琴是沒有人會彈的。」春航道：「必有會彈琴的人在外聽著，所以琴聲變了。」春航說完，忽聽院子內狂笑起來。倒把高品等嚇了一跳。

高品急出來看時，不是別人，恰是史南湘左手挽著王蘭保，右手攜了李玉林，面上已有了幾分酒意。又見玉林手內拈了一枝杏花，後面又跟著三四個人。高品見自己的跟班也在院子裡，高品問道：「你從何處來？」南湘道：「你叫相公瞞著我，倒問我從何處來？我今日回了靜芳到怡園，他們都在家，留我吃了飯。佩仙也在座，還有瑤卿、瘦香兩個。吃完了飯，佩仙家內有人來叫他，度香問起來，方知道是你叫的，我就辭了度香回來。」即指玉林手內的花道：「今日就在那裡賞杏花。」又問高品道：「你又幾時會彈琴，你要學琴，須我教你。方才這《水仙操》倒也彈得好。」高品道：「我何嘗會彈？彈琴的就是田湘帆。」南湘已聽見伸清講過田湘帆的才學，便道：「既是田湘帆，何不出來會我史竹君？」高品道：「我為介紹。」說到此，蕙芳已出來見了，即便拉了南湘進去。南湘道：「咦，你也在這裡，不料今日高卓然的齋堂倒成廠石季倫的金谷。」那邊春航亦迎出來，彼此相見，未免道了些仰慕的話。玉林、蘭保也與春航見了，與蕙芳坐在一處。南湘對著高品道：「卓然既叫相公，自然有酒，不要裝呆，快拿出來罷。」高品道：「酒是有，只沒有仙桃益壽丸。」南湘道：「我縱醉了，也不至樓上滾下樓來。」便都笑了。

高品的跟班同廚子把酒看肴上來。大家在圓桌上坐了。南湘與春航又談了些琴譜文藝，彼此均各敬服。高品道：「當今史竹君，是梨園的狄梁公；田湘帆，是戲班的李藥師。」南湘道：「你又胡言亂道了。」春航道：「怎麼說？我倒不明白。」高品道：「竹君序那《燕臺花選》，這些小旦，便為公門桃李，兔絲、馬勃盡是籠籠中物，這不是狄梁公麼？湘帆弄到精光，昨夜有個貪夜私奔的紅拂來，這不是李藥師麼？」大家都笑，唯蕙芳紅了臉道：「前日既然樓上跌下來，倒不變成了鱉，或是跌折了腿也好。」高品笑道：「樓上跌下來，總還平常，只怕在戲園門口跌在車轍裡，被騾子踏殺了，那倒可怕。」南湘問起來，高品就一五一□的說了，羞得春航無地可容。

南湘也大笑道：「湘帆真是韻人，絕代佳人以一跌感之，倒是從來未有之事。古聞孫壽墮妝，梁冀下馬。今見蘇郎唱戲，田子跟車。一副好對，持贈媚香罷。」蕙芳睨著南湘道：「你何苦也學著那嚼舌頭的人挖苦我。」高品道：「這話是恨我已深，其實我與你無仇無怨，何心這樣惡狠狠的？」蕙芳道：「你再說，我就卸你的底了。」高品道：「儘管卸，我卻不怕。」蕙芳便念道：「請筵享官、賞戴貂翎、會館副總裁、戲園行走、書畫廠校對、兼管南城街道廳、各梨園樂部、稽察各處新聞事務、到一處祭酒、汗淋學士、總管外務府大臣、麴部尚書、世襲一等史國公，加一急，繼樂一次高。」聽罷，眾人大笑。

這官銜是劉文澤編成的，席中惟有南湘一人知道，春航尚是創聞。高品道：「還有一個官銜你沒有說。」蕙芳道：「好像沒有了。」高品道：「還有監造兔園冊子呢。」南湘又笑。蕙芳不曾理會，即與蘭保、玉林在各人面前敬了幾杯酒。春航前次已見過玉林，看他豐致嫣然，雖遜蕙芳一籌，然比起從前賞識的一班相公，卻高得多。見他桃腮粉膩，蓮臉香生，另有一種體態丰姿。見他對高品更覺綢繆，倒像各分出了疆界來。

又看那王蘭保，卻是史南湘最得意的，春航倒有些怕他。柳眉貼翠，含嬌處亦復含嗔。鳳眼斜睨，似人情亦似有怒。徑行自遂，倜儻不羈。年紀□七歲，是個武旦，學得一手好拳腳。南湘是個放浪形骸之外的人，從前初識蘭保時，也曾大鬧過幾場，已後倒又相好起來。蘭保也知南湘的性情、脾氣，倒與他□分貼切。每到南湘醉後發狂，經蘭保當前，便已自醒。

今日席上唯春航不善飲酒，南湘那裡肯依，便猜拳行令的百般鬧起來。

偏是春航輸得多了，以後便不肯飲。南湘命蘭保斟了一杯酒，去灌春航。蘭保即拿著酒來，走到春航面前，蕙芳知春航不能飲酒，便湊著蘭保的手飲了。

蘭保笑道：「這干你什麼事？要你越俎而代？」蕙芳笑道：「這叫做借他人之杯酒，澆自己之壘塊。」蘭保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倒請多乾幾杯。」便斟了幾滿杯酒，要蕙芳飲。蕙芳道：「我不愛飲了，適可而止。」蘭保道：「那由不得你，你不聞』失意睡毗

間，白刃相交加」麼？」南湘、春航看著他們，高品對著王蘭保作嘴作臉，要他罰蕙芳的酒。李玉林則斜身單香扇，嫵然而笑。蘭保也笑道：「你真不喝？」蕙芳有些怕他，只得陪著笑道：「蘭哥饒了我罷。」玉林也再三替他討情，蘭保終是不肯，猶罰了蕙芳一杯，方才開交。大家又飲過了一會，忽見蕙芳家內有人來叫蕙芳。蕙芳出去問道：「什麼事？那兩個醉漢怎樣了？」來人答道：「那兩個鬧了一夜，早上都回去了。」

方才來了一個面生人，說是廣東人，姓奚，叫奚□一老爺。

慕你的名，在家候著。」蕙芳道：「什麼樣兒？不要又是潘其觀一類人。」來人道：「看他光景很闊，帶著四個跟班，三□來歲年紀。」蕙芳道：「回他去罷，說今日不回去呢。」來人去了。

蕙芳進來，春航問起何事？蕙芳道：「家內有人尋我，我回他去了。」高品道：「是誰？蕙芳道：「不認得。來人說叫什麼奚□一，是廣東人。」高品道：「好累贅姓，兜頭一撇，握頸三拳，中間便絲絲的攪不清，這要假充個大老官。東方之夷有九種，不知他是那一種。」蕙芳道：「你倒好在廟門口，擺個測字攤子。」說得大家笑了。高品道：「今日清飲無趣，何不拿奚□一來做個令？」南湘道：「奚□一怎麼好做令？」

高品道：「我們三個人從《四書》上找那個奚字，要從第一個，說到第□一個，說差了照字數罰酒。他們三個人，替我們分消。」春航道：「《四書》上未必有這許多奚字。」南湘道：「就有也不能湊數。」高品道：「不過罰幾杯酒就是了，何妨試他一試，我先說。」即說道：「奚。」春航道：「那一句書的奚字，要說明白。」高品道：「奚取於三家的奚。」南湘便道：「子奚.....女奚。」高品道：「多說了一句，罰兩杯。」南湘道：「不興說兩句麼？」高品道：「不興。」南湘就飲了。春航接著道：「此物奚.....」高品贊道：「說得好！」便道：「夫如是奚.....」又道：「天子穆穆，奚.....」南湘道：「罰人罰到自己了，誰叫你說兩句。況這個奚，就是你說的第一個奚字，要倍罰□杯。」高品道：「我是一句四字，一句五字，又不算雷同，怎麼要罰？」南湘道：「你說不興說兩句的，如何亂起令來？」高品被他們逼住了，只得罰了五杯，慢慢的飲了。

輪到南湘，南湘便頓住了口，一時倒想不出來。高品道：「罰了五杯，我代你說。」南湘又想了一會沒有，只得飲了三杯，蘭保代了兩杯。高品說道：「是亦為政，奚.....」南湘道：「怎麼我就想不著。」春航也想了一會道：「虞不用百里奚.....」南湘拍著桌子道：「罰得冤！有庠之人奚.....」春航、高品都贊好，應輪到高品說第七個，春航便搶說道：「則於事我者也，奚.....」南湘便指著高品道：「如此則與禽獸奚.....」

大家都笑起來。高品道：「都要罰。第七個奚字輪到我說，為什麼要你們搶說？」李玉林便斟起罰酒來，南湘、春航只圖說得爽快，倒也意不在罰。南湘飲了五杯，蘭保代了兩杯。春航飲了三杯，蕙芳代了四杯。

高品催南湘說第八個奚字，南湘道：「第七個你還沒有說，要罰。」因便叫蘭保斟酒。高品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你們都搶說了，叫我說出什麼來？還要罰我，天理良心何在？」李玉林也替高品說情，南湘只得依了，便道：「以粟易之。曰：許子奚.....」春航道：「第九個到少。」便想了一想道：「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與禮之重者而比之奚。」蕙芳便頓足道：「你何必說兩句？」高品道：「好呵，罰九杯。」蕙芳道：「這不能。」高品那裡肯依，先罰蕙芳五杯，再罰了春航四杯。南湘忽然想著了兩句，忍不住不說，也顧不成罰酒，便一氣說道：「南面而徵北狄怨，曰：奚.....以其小者，信其大者，奚.....」蘭保便跳起來道：「祖宗，你就愛飲也不犯拖累人。輪不到你說，要你說這兩句做什麼？」南湘也有些懊悔，高品道：「沒得說，□八杯。」南湘道：「□八杯斷乎不能，那真要服仙桃益壽丸了。」春航、蕙芳、玉林也替南湘討情，罰了九杯。南湘賭氣，一人獨自飲了。高品道：「我這第七個奚字，亦想著了。」便道：「故誠信而喜之，奚.....」又接口道：「不以四方之食，供簿正曰奚。」春航掐指一數道：「這可該罰了，要說第□個，你說了第□一個。」高品道：「我說錯了。」「此惟救死而恐不贍，奚.....」南湘數一數，又是九個。蕙芳便立起來，執定要罰高品□九杯。高品不肯，蘭保也幫著蕙芳要罰，不肯減數。經高品苦求，只罰了□一杯，玉林代了三杯，高品一連飲了八杯。南湘想了一會，手在桌上畫了□畫，道：「勇士不忘喪其元，孔子奚.....」底下是春航，也想了好一會，道：「子路宿於石門，晨門曰：奚.....」高品道：「報應得快，罰□杯。你應該說□一了。」春航一想，果然錯了。蕙芳便攔住道：「你也看各人的酒量，不可一味的傻罰。」高品道：「酒令嚴如軍令，自然要執一的。」蕙芳道：「記著，明日飲罷。」高品道：「你們的開發倒可明日，酒可不能明日。」玉林道：「打個對折，喝五杯罷。」蕙芳又代了三杯，春航勉強飲了兩杯。底下是高品收令，想了一會道：「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.....」說完。大家相視而笑。已有二更多天，吃了飯，各要散。蕙芳的車已等了多時，隨即辭了眾人，先回去了。王蘭保是同了南湘出來，李玉林的車尚未來接，都搭了南湘的車回家。

南湘先送了蘭保回去，又選李玉林到門口。

玉林留他進去，南湘道：「天不早了，改日再見罷。」便一徑回家。經王恂門口走過，南湘忽然口渴，便叫跟班的進去一問王少爺可睡了沒有？跟班的走到門房說知，管門的到書房，探看王恂、顏仲清尚未安睡。門上回過，王恂等便叫請進，史南湘進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